生活是创作的源泉

◇赵振川

1944年生于西安,祖籍河北省束鹿县。国家一级美术师。中国美协理事,中国美协国画艺委会委员,黄胄美术基金会常务理事,陕西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,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,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,陕西省第八届、第九届政协委员。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客座教授,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,西北大学兼职教授。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。陕西省"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"。

我学习中国画始于1962年,当时国家遇到了大困难,我中专毕业后在家无事可做,于是决定学画。恰好当时原西安美协为培养青年中国画作者成立了学员班,采用老画家带徒式的教授方法。当时,石鲁、何海霞先生及我的父亲赵望云都带学生。在父亲和石鲁先生的安排下,我进入了学习班。父亲请石鲁先生做我的老师,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。由于当时环境特殊,我学习中国画最初是从研究笔墨开始的,可以说从未接触过素描。几位"长安画派"大师的言传身教、循循善诱,两年多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,使我对中国画的笔墨技巧有了初步认识,但真正踏上艺术创作道路,那还是在此后的从不自觉到自觉、从被动到主动地到生活中去开始的。

1964年,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面对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,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学习班,对一个20岁的青年人,做出明确的选择确实非常困难。感谢父亲,是他为我做出决定。父亲说,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。这样我去了陇东山区,一待就是八年,"文革"后的70年代后期我才辗转回到美协,走上专业中国画创作岗位。

回顾多年走过的艺术道路,由于一直是在"长安画派"老一辈画家身边成长起来的,自己对注重生活、尊重传统的做法自然欣然接受,对生活和笔墨免不了有点滴体会。

对待生活的态度,对画家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。作为学习绘画的人,深入生活是一门必修课,但同样是到生活中去,结果可能大相径庭。有人带着速写本、照相机,画了很多速写,照了不少照片,回到家后却无法创作出新的作品,或是作品传达不出生活的神韵,好一些的也只是一幅写生。带着感情,到生活中去认真观察,切身体会,细心研究,深刻领悟,反复深入,长期坚持了才有可能练就一双猎隼般的慧眼,翱翔于生活的天空,才能捕获创作的灵感和素材。机警、敏锐的洞察力应是画家必备的素质。当然这种能力决不可能是天生的,也不可能一蹴而就,而是从生活到创作,再从创作到生活的不断地实践积累,反复磨炼出来的。艺术家需要才华和丰富的情感,这对艺术创作十分重要。同时,才华和情感需要生活的滋养,需要在生活之中将他们打磨得更加鲜亮。生活能够唤醒潜在和沉睡的才华、情感,为它们注入生机和活力。没有生活谈何才情!才情首先是表现生活对象的才情,这一点对画家而言尤为重要。热爱大自然,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,带着感情去观察,就有一种处处可入画的感觉,使才华得到极大的发挥,这是情感支配才华的一面。当然反过来说,有才华,掌握丰富的表达技巧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,才可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。

回想起我在陇东山区近八年的劳动生活,深感这段生活使自己的人生得到了锤炼,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,认识到生活的真谛,为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,并使自己在近五十年中国画创作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动力。在多年下乡体验生活的过程中,我觉得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。菜需要浸泡到菜坛中一段时间方可变为酸菜。如果只是在酸汤中沾一下就出来,菜是不会酸的。深入生活也是这个道理,到一个地方去写生,也需要一段时间并尽可能再次下去,三番五次的体验,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,才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,找出特有的笔墨及形式语言。

记得十几年前,正是苹果花盛开的春天,我到新疆伊宁,应一位苹果园主人的邀请,去他们家作客。主人的小土木屋坐落在园子的一角,土木屋上挂着红门帘,屋子里地上铺着新疆民族特有的大地毯,地毯上的小桌摆满食品,土墙四壁的小窗挂着粉红色的窗帘,温和的阳光射入屋内,洋溢着温馨。主客围绕小桌盘腿席地而坐,吃着香喷喷的点心,喝着热乎乎的香茶,热情的主人弹起冬不拉,欢乐的维吾尔族音乐使小屋里充满欢笑声。我们又参观了开满雪白花朵的苹果园,果园外环绕着参天挺拔的白杨林。那种美好的景致让我的心灵充满了无名的感动,久久不能忘怀。新疆的小木屋、开花的苹果园、参天的白杨林自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。新疆的山水、新疆的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永难忘怀。

我以为深入生活,除了写生、拍照外,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朋友,对于体验当地风情,了解当地情况,增加对生活的记忆大有好处。生活中的山山水水,沟沟坎坎的生态关系应烂熟于胸。对大自然里共性的东西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,才可能去表现那些有个性的山水,去画那些所谓的奇山怪石,尽管艺术创作要求变、求新、求突破,但客观自然的规律不能随意突破,在充分调动艺术想象力,实现艺术新组合的同时,应尊重大自然的法则。对生活从外在的观察到内在的理解,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,能够全方位地增加创作欲望,提高创作能力。在生活面前除了直观的感悟以外,善于联想,由小及大,由近及远,迁想秒得及情感的升华也会为以后的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张仃先生曾鉴于当时画坛的一些潮流,明确提出了要"守住中国画的底线",即笔墨。这一提法使我想起我在初入道时,先生们要求我直接进入笔墨。对于笔墨的学习要借鉴古人,要学习传统,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活中学习、创造,要通过深入生活去发现和捕捉对笔墨新的理解和感悟。虽然中国画的笔墨程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,但通过深入生活,把握时代精神,表现新的生活,则完全可以为古老的笔墨赋予鲜活的时代特征。关于这一点,前辈们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。"长安画派"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,成功地运用不同于古人的笔墨新精神,去表现社会、表现新生活,应该是根本原因。

绘画的实质是在笔墨及形式上寻求突破。有的人通过借鉴古人寻求突破,有的人借助中西嫁接实现突破,"长安画派"则是在深入生活的前提下寻求画家精神情感的突破。我们甚至可以断言,笔墨并不完全是技巧和方法,更包含精神和情感。老一辈"长安画派"画家之所以在笔墨上取得了新的突破,正是由于他们比较重视时代生活中人的情感、人的感受,这是一种立足本土着眼时代的笔墨创新道路。生活在变化,时代在前进,丰富自己的精神情感,激发自己的创作活力,调整自己的艺术潜能的根本途径只有一条,那就是深入生活。

创作要出新,其前提之一是笔墨要出新,对笔墨的锤炼最终要落实到创作。生活的积累和磨砺必然服务于创作,并最终促成创作的新突破。创作的过程是一个终生实践、终身实验的过程。艺海无涯,吾当终生以求。 **(赵振川)**

黄河远上图

▲初雪

▲戈壁春居

▼嵯峨山村

长安画派后继有人

——赵振川画展观后

□张仃

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,日寇入侵东北,中华民族命运垂危之际,中国画处境也奄奄一息。一些画家借机营名营利,或以之作为结识达官显要的手段,或靠商品画谋生。这时北方青年画家赵望云闯入画坛。他以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,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,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。不论当时毁誉,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件新鲜事。

抗日战争后期,赵望云先生由四川到达西北,定居西安,直到全国解放。他又与延安来的画家石鲁等人,不断深入生活,钻研中国画笔墨,画出了一批既传统又有新意的新国画,于1961年以陕西美协名义在北京举办首次中国画展,令人耳目一新,不但有民族特色,又富地方气息。"长安画派"以此成为新中国画坛的一支生力军。同时,也培养了第二梯队,望云先生的学生中后来有黄胄、方济众、徐庶之等,都是为社会所熟知的著名画家。

"长安画派"的口号是"一手伸向传统,一手伸向生活"。但望云、石鲁两位过早辞世,第二代方济众也英年早逝,其他健将纷纷离开古城。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开拓者披荆斩棘和后继者的共同努力。"长安画派"的成就,有待史论家评估,我作为一个中国画作者,感到这一画派还有待继承与发展。

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,没有间断过笔墨的锤炼。多年前艺术面貌还离不开父亲的影响,近年来逐渐发生变化,目前已"人到中年",个人风格开始形成,与父亲拉开了距离。我认为艺术的变,是经过渐变到突变的,这是艺术发展的正常规律。一日数变,不是无知,便是骗子,很少有这样的"天才"。举世公认的善变大师毕加索,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、立体主义,是经过了艰苦努力,甚至经过一定痛苦过程的。赵振川的山水画,比之两年前的作品,有很大的提高。他是流过汗水有过思考的。

他的山水最大成就是有地方特色,题材多数是大西北,选材新,而又与传统笔墨结合起来。我欣赏他的小品笔墨,尤其是西北雪景,十分率真,十分生动。他有掌握大构图的气势,如《戈壁春居》那幅表现吐鲁番地貌气象的作品,古人无此皴法。

几年来赵振川不断地在下面跑,深入生活,完成了大批量的作品。赵振川艺术上也很虚心,能及时关注同时代作者的成就,广泛吸收"长安画派"之外的长处。

有的同行评论赵振川的画有各方面的影响。我以为这不足虑,吸收他人的东西需要一个融会的过程。也有同行认为,笔墨上细部锤炼得不够。我也以为,这尤其需要时间与一定过程,中国画家无不大器晚成,衰年变法,倘过早成熟或定型,于未来发展可能反而不利。

统观赵振川目前的山水画作品,小品笔墨可取,大构图魄力雄强,比老一辈有所出新。我为"长安画派"后继有人称庆!

(作者系著名中国画画家、美术理论家、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)